

# 夜风中

〔香港〕

岑凯伦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 夜 风 中

岑 凯 伦

时代文艺出版社

夜 风 中 YEFENGZHONG

[香港] 岑凯伦 著

责任编辑: 戚积广

封面设计: 金 石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印张 188000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沈阳第一印刷厂印刷

印数: 110800册

ISBN 7-5387-0071-4 / I·70

## 内容提要

洪珊瑚小姐归港度假，住在姑父、富商董宇凌家中，大表哥董雷文对她十分钟情，但珊瑚对自幼与其青梅竹马的二表哥董艾云，却念念不忘。然而，艾云对她却是若即若离。珊瑚无奈接受了雷文的爱。他们订婚之日，离家出走的艾云得知消息，竟欲自杀了断。珊瑚终于明白了艾云内心的苦衷，不顾一切地去医院看他，两人又重修旧好。艾云承受着珊瑚夜风般的温柔的爱恋。此后，雷文心绪沉郁，董太太神态反常，艾云险遭暗算，董家为继承人之事，又风波叠起，引出了一桩桩曲折跌宕的故事，结局令人意外。

董家的小饭厅内，聚着一家人。

五十六岁，两鬓斑白，高高瘦瘦，但精神饱满的是男主人董宇凌。

虽然四十四岁，貌若三十如许的江玉霞，是董宇凌的太太。

坐在她旁边的是董家大少爷——董雷文，二十四岁，大学刚毕业，是董氏企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助理。

父亲身边的董家二少爷——董艾云，十九岁，大一学生，一个十分漂亮、样子可爱的男孩，他正在低头吃饭，谁说话他也不会搭上一句。

噢！我忘了介绍锦姨，江锦霞是董太太的堂姐，五十岁，嫁过五次，心灰意冷了才来投靠唯一的亲人。她在董家是双重身份，雷文兄弟的姨妈，也是管家。

常往外国拉面皮，皮肤一流，声音清脆的董太太对丈夫说：“吃过晚饭，你去看看珊瑚的房间，都装修好了。”

“爸爸，”董雷文马上说：“由卧室到浴室，全是我亲自设计的。”

“很好，”慈祥的父亲说：“艾云，你对珊瑚要有点表示，十三年前，你因为要娶珊瑚做媳妇，和曾世伯的儿子打架。”

董艾云一脸的红，支吾着。

“你真是，”董太太笑着打了丈夫一下：“他那时才六岁，而且还是玩娶媳妇游戏呢。”

“不送礼物没关系，珊瑚星期六五点钟回来，你可一定要去接机。”

“五点钟我赶不及，学生会要开会。”他低声说。

“少开一次吧！嘎？”

“他没有空别迫他，雷文去就行了。”董太太在偏袒小儿子：“小时候，艾云和珊瑚感情好些，最近他写信少，珊瑚似乎又和雷文好些，雷文去她就高兴。艾云，晚饭可要回来吃啊！……”

星期六，七点，董雷文拖着一个甜蜜蜜、十分讨人喜欢的女孩子回来。

她的头发好象一幅黑丝绸，一双圆大眼睛，显露她的聪明与顽皮；圆圆的唇，两个圆圆的酒涡，老是笑，声音很娇脆。

一进屋，第一句：“艾云表哥呢？”

董宇凌夫妇已跟了进来，董宇凌看着屋子很不高兴，董太太马上说：“对不起！我们刚要出门时艾云被几个同学拉走，他托我向你道歉。”

“他回来我要罚他。”她一脸的稚气。

锦姨迎出来：“这漂亮的公主是我们的珊瑚表小姐吗？”

“除了珊瑚，还有谁会那么标致。”雷文拥着珊瑚的肩膊：“她是锦姨，妈妈的姊姊。”

“你是锦姨呀！我有份礼物给你。”

“谢谢，噢，你真好。很快可以吃饭了，表小姐，要不要先洗个澡？”

珊瑚看了看身上的白衬衣，白马裤，她点了点头。

八点半，董艾云匆匆赶回来，珊瑚他们已经在客厅吃晚餐。

“这个时候才回来，你知道珊瑚一直在盼望你吗？”董宇凌薄责儿子。

“对不起，表妹。”

“坐下来吃饭吧！”

董艾云很高兴，正要拉椅子，董太太却说：“艾云这个时候回来，一定被同学拉着吃了晚饭，孩子，去洗澡吧！”

董艾云失望地把手收回来。

“艾云表哥，洗了澡马上下来，我有话跟你说。”珊瑚笑眯眯。

“吃只大虾。”雷文殷勤地替珊瑚挟菜、添汤。

艾云转身跑向楼梯。

回房间，扔下书，倒在床上，肚子击鼓雷鸣大起诉，艾云咽着口水，那只干煎大虾，在他眼前晃来晃去。

他实在熬不住，跑下床，去找他那盒新买的曲奇饼。

没有，找遍一间房都没有，他开始有点愤怒，分明说好今晚迟一点，八点四十分开饭，提前了害他没饭吃，还要把他的“粮食”拿走，太可恶。

他走出去，看见个女佣：“喂！你们把我的曲奇饼拿到那里去？”

“曲奇饼？工人房有几盒，”女佣冷笑：“我们请你吃。”

“什么事？”锦姨刚上楼。

女佣人大吐苦水。

“你不要怪她们，饼是我今天替你清理房间时，拿了送给下人，年青小伙子吃饼干太多，会长青春痘，一张雪白的脸，生满一点点就不好看。”

“我买一盒，你拿一盒，又不是向你支钱，你……”

“啐啐！二少爷，为什么尽发脾气，开完会，大伙儿没去吃饭吧？给你煮一碗鸡丝面？要不要通知你爹？”

艾云悻悻然回到房间。

打开冰箱，早上出去还有瓶鲜奶、一盒芝士、半打苹果和一些梨子，如今只剩下两个苹果，不用审，又给人拿走。

他拿个苹果，倒在睡椅上，大力咬了一口又一口。

“咯咯！”

“进来。”

进来的是穿着红色迷你裙的珊瑚：“啊！你躲起来吃苹果，唔！好香，我也要一个。”

“这儿都吃光，楼下多的是。”

珊瑚打开冰箱，把余下一个拿出来。她用手指敲艾云的头：“还说没有呢！孤寒。”

艾云看着她咬苹果，她咬一口，他的心痛一下。天！这个晚上怎样过，只有一个苹果到肚。

他拚命咬，几乎连核心也吃了。

他扔核心时珊瑚把她吃剩的苹果放进他手里，艾云一看，还有大半个：“不要了？”

“唔！晚餐吃得太饱，菜好多，我很久没吃上海菜了。”她



边抹手边说。

艾云无力地坐回睡椅上。

“你猜我带了什么礼物给你？”

“不知道。”

“我要你猜嘛！”

艾云摇一下头，无精打采。

“你这人真没趣。”珊瑚把一只长盒子拿出来：“一只瑞士名表，你定会喜欢，里面有六粒钻石，我和妈咪一起选的，舅舅那只有十二粒，大表哥才三粒。”

“谢谢。”艾云接过了放在一旁。

“喂！你……”

雷文敲门进来：“珊瑚，你果然在这儿，我们去看午夜场。艾云，你也一起去，票子已买好。”

“我还没有洗澡，不去。”

“回来洗不行吗？”雷文去拉他：“你不给珊瑚面子。”

下了课，把书本往布袋塞，匆匆背起布袋，跑出课室。在校园，有人叫住他。

“董艾云同学，请等一等！”

他无可奈何地停下来，一个女生走过来，跑得快，脸颊儿红扑扑。

“给你。”她塞给艾云一封信。

“对不起，我赶时间。”他推拒。

“求你。”那样的渴望，可怜兮兮。

艾云匆匆把信塞进布袋。

“一定要看。”她点一下头。

“唔！”艾云已经走到停车场，上了两个月前父亲送给他的新跑车里。事实上，他也只有两个月的车牌。

集中精神开车，当然没有想到那封信，给他传纸条，递信的女生该有十几个了吧！她们真无聊。

跑车驶进赵家的车房。

赵玛姬早就在露台上等候着，每逢星期二，赵玛姬一下了课，马上洗澡更衣，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一头短发刷了又刷，脸洗了一次又一次，裙子选了一条又一条，然后配袜子、皮鞋，还洒点古龙香水。

四点半不到，她就在露台等候，几年来一直如此，不过，她以前是留意艾云的人，现在是艾云的新车子。

她一定不让佣人开门，自己开了门等候艾云。

艾云穿着条蓝色牛仔裤、黄T恤，背个蓝布袋，擦过玛姬的身边，笔直走进赵家的书房。

他卸下布袋，休息一下。

玛姬跟进去，后而是个佣人，给艾云送上杯玛姬早已为他准备好的朱古力雪糕苏打。

艾云吸吮了一口汽水：“世史的试卷派了没有？”

“今天早上刚派。”

艾云把试卷接过去一看，低叫：“才八十五分？我走了，你温习好没有？”

“艾云哥哥，”玛姬很委屈地说：“八十五分已经是全班最高的了。”

“你们的水准太差了，有什么功课？”

“经公和数学。”

“有什么疑问？”

“一条数不大明白。”

艾云把那条数解释得一清二楚：“开始做功课。”

“艾云哥哥……”

“F 6 学生了，不是要我握着你的手拿笔吧！”

“我只是问你吃不吃点心？”

“我是来补习，不是来吃点心。”

“你虽然是补习老师，也是哥哥的同学，双重身份，双重待遇。”

“我要吃点心，自然会告诉你，你的话真多，无心向学。”

玛姬吐了吐舌头。

玛姬开始做功课，艾云见她没有什么疑问，于是想拿份讲义看看。

翻布袋，又看见那封信。他撕开信封，把信纸拿出来。

“董艾云同学：星期日我二十岁生日，爸爸为我在游艇开了个舞会，我邀请你做男主人，希望你当面参加。如果你不答应，我的二十岁生辰将没有欢乐……”

“艾云哥哥，情信？……”

“做你的功课。”

与此同时，雷文正在陪珊瑚吃下午茶，逛公司。

珊瑚和雷文在一起，雷文总是令她很开心，银铃似的笑声不绝于耳。

“我很高兴姑父姑母肯让你回来念书。”雷文说。

“是我自己要争取回来，我接受爹妈安排我在瑞士最著名的女校念中学，我有权选择念自己喜欢的大学，我很幸运考到港大。

“大学十月开课，现在距离开学还有五个月。”

“我十几年没有回来了，好想痛痛快快地玩它一下，你肯陪我的，大表哥，是不是？”她露出一排小贝齿。

“当然！”雷文很肯定：“我下了班马上陪你，如果你喜欢，我跟爸爸说，我要请假陪你游遍香港一周。”

“不，舅舅会不开心，为了陪我玩而请假。幸而艾云表哥就快放暑假了。”珊瑚笑一下，马上又皱上眉：“艾云表哥对我不睬不理，不知道我做错什么事？”

“他的性格很怪，你千万不要介意，他对谁都很冷淡，说话少，笑容少，我们兄弟俩也很少谈笑聊天的。”

“他以前很顽皮，很喜欢玩。”

“人大了就会变，他越来越孤癖，妈很担心。”雷文拍了拍她的手：“你还要去逛公司买东西。走吧……”

六点，赵东尼才下课回家，他走进书房，拉艾云陪他打桌球。

“哥哥，”玛姬吵着：“艾云哥哥还没替我检查功课，我还有两条数没设计好，艾云哥走了……”

“你做功课老是慢吞吞，说好每天补习一个半小时，经常变成了两个半小时，艾云别理她，我们走吧！”

“这是我的工作，很快，你等一下。”艾云检查了经公的电子厂营业统计表，玛姬已计完数，错了三条，艾云又讲解一

番。

“走吧！”东尼一手扯艾云，一手替他拿起布袋：“她是缠藤，可以缠你一生一世……”

艾云和东尼打球一直到七点多，艾云看了看表：“七点十五分，我要回家。”

“多玩一局。”

“家里规定八时开饭。”

“在我家里吃。”

“爸爸喜欢我留在家里吃饭，每天也只有吃晚饭时才看到爸爸。”

“再玩一局，又不是开会，吃饭嘛！迟十分八分钟回去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一顿饭要吃一个多小时。”东尼终于打中一只蓝球。

“你应该知道，我回家迟五分钟，就没有饭吃。”

东尼摇摇头，拍一下他的肩膊：“我知道你很苦，但是我不能帮你，一切要靠你自己，你要做主动，不要做被动。”

艾云苦笑一下：“任何环境，总得有人牺牲。”

“不可能牺牲的永远是你。”

“我希望父亲快乐。”

东尼摊开手，耸耸肩，终于点一下头：“好吧！这个年代，难得有你这样的孝顺儿子。”

艾云拿起布袋：“明天见。”

到门口，玛姬已在等候：“艾云哥哥，星期四我等你。”

艾云回到家里才七时四十分，艾云吐了一口气，还有二十

分钟,可以来个冷水浴,换套整齐的衣服,董宇凌喜欢孩子们吃晚餐时打扮得整整齐齐。

他到处找锦姨亮个相,省得他还在洗澡时锦姨宣布他“又”不回家吃晚餐,岂不冤枉?

他三步两脚上楼梯,推开房门,竟然看见珊瑚坐在他房中。

他一愣:“我不在,你怎可以进来?”语调平而冷。

“我们是亲戚,又不是外人,你可以到我的房间,我也可以到你的房间。”

艾云没理她,放好布袋,打开衣橱,拿了一套灰白格子的衬衣长裤,整套的,意大利货。

“喂!”珊瑚追上去,截住他:“我来看你呀!你怎可以抛下我溜掉。”

“我赶时间洗澡,自便。”

“有约?又要出去。”

“洗了澡在家里吃饭。”

“那就不必赶,我们先谈谈,什么时候吃饭都可以。”

“我迟了就没饭吃……”他连忙改口:“我不想一家人等我。”

“反正大家都不饿,每个人都吃过下午茶,我们愿意等你。”

“我没吃下午茶,我饿。”

“吃完饭才洗澡不行吗?”

“我喜欢整齐清洁地吃晚餐。”艾云看了看表,他只有十分钟的时间,他轻轻推开珊瑚,就奔入浴室。

珊瑚咬住牙在那儿顿脚。

准八时，艾云刚好洗过澡出来，身上的衣服令他看来很帅，很潇洒。

“艾云表哥，”珊瑚上下打量他，禁不住地叫：“你好俊啊！”

“我要去吃饭，失陪。”

“锦姨刚来过，我告诉她我们会迟点到饭厅，反正舅舅刚回来。”

艾云打开冰箱，还是两个苹果一罐汽水和一些冰水。

他开了那瓶汽水，靠着窗门喝。

“你看我这条裙子怎样？”她旋转那条橙、蓝格子裙：“今天刚买的，这儿真落后，百货公司、服装公司，卖的裙都很落伍，长长的，膝下三四寸。外国的女孩子都穿膝上裙，挺多是及膝裙。”

“这些我全都不懂，我要下楼。”

“不要走，”珊瑚拉着他的臂，把他拖回去：“今天大表哥陪我逛公司，我买了两件T恤准备送给你；一件英国货，一件法国货，款式倒很新，你皮肤白，穿什么颜色都好看。”珊瑚打开两只胶袋展示两件新T恤。

“谢谢你！我有很多的衣服，爸爸每次出门公干都替我们买很多衣服，以后，不要再为我浪费金钱了。”

“艾云表哥，你连看一眼都不肯？”艾云已开门走出去，珊瑚在后面追他：“艾云表哥……”

艾云已到小饭厅，董宇凌在座，艾云走到他身边：“爸爸。”

董宇凌看着儿子：“衣服是随便买的，想不到穿在你身上

就那么好看，坐下来，我们等你和珊瑚吃饭。”

雷文闻声走出去，看见珊瑚气呼呼：“干吗生气？”

“他冷血的，他冷血的。”

“他是怪人，叫你别管他。”

“我偏要管，看他到底有多冷？”

“大约零下二十度，”雷文扮了个鬼脸逗珊瑚开心：“很惊人吧！”

“我不怕，我搬座火山来，溶化他。”珊瑚不服气，努起嘴。

“我帮你搬火山，别生气，吃饭去。”雷文哄着她。

“大表哥，你是个好人。”

“艾云也不是坏人，只是人怪些。”

锦姨走出来。

她对大家笑笑：“吃饭了，今晚吃四川菜，天天新款，表小姐喜欢的。”

“锦姨，叫我的名字。”

“那怎么可以，你是董家表小姐嘛！我不敢。”

“但我叫你锦姨，我们是亲戚。”

“就依珊瑚的意思。”

“好，珊瑚，去吃饭吧！”

秘书把电话接进来。

董雷文按一下键，拿起电话筒：“那一位？”

“雷文，你很久没有打电话给我。”

“啊！卡露莲，”那是雷文大学的同学，两家人也有生意来



往：“我的表妹来了，你知道艾云的，只有我陪她。”

“住在瑞士的那位千金小姐？”

“算来算去，也只有这么一个表妹，所以，要殷勤些。”

“她什么时候走？”

“三四年，她要在这儿念大学。”

“什么？”卡露莲在电话里叫：“她三四年留在这儿，你就一直要陪着她，我们怎么办？分手三四年？”

“没有那么严重，珊瑚刚来，对香港完全不熟，时间长一些，她会适应一切，那时候，我们可以见见面。”

“你是听从父母的命令，应酬她？”

“一半一半，这些日子我们也有通讯，而且，我们从小已经是好朋友。”

“她是不是很漂亮？”

“我另一个电话响，卡露莲，有空给你电话。”雷文挂了线，拿起另一个电话，马上笑容满面：“司机已经把你接出来，好极了！你等着，我马上下来，带你参观董氏大厦。两分钟，嗯……”

马丽莎由文学院的校园一直追到学校的停车处：“董艾云同学！”她喘着气。

“啊！是你。”艾云站下来，但并没有久留的意思。

“你还没有给我回复。”

“什么？”他平淡地问。

“我生日在游艇上开舞会，请你做我的男主人。”

“是的！”他翻布袋，终于拿出一只绿色的信封：“给你。”